



我们能救之命

前言和论据

彼得·辛格

译：天空

「我们能救之命」是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写的书，2010年出版。这本书是关于每个人捐钱的责任，国际贫穷现况和怎么选择最有效的慈善公司。这个文章是书的前言和第一章（论据）的第一部分（拯救一个小孩）。

「我们能救之命」也是一个群体，和一个鼓励人捐钱的慈善机构。这个群体的人都发誓了把他们每年收入的百分之一捐给一个有效的慈善公司。

<http://thelifeyoucansave.com/>

微博：@我们能救之命

北京代表人：Alec Ash（艾礼凯）

beijing@thelifeyoucansave.com

前言

当建筑工人韦斯利·奥特里 (Wesley Autrey) 看见那个男人掉进火车轨时，他没有半点犹豫，眼看火车即将驶来，奥特里仍纵身跃下路轨，把那个男人按进路轨之间的排水沟，以身相护。火车驶过他们，在奥特里的帽子上划下了一道油迹。后来，奥特里获邀参加美国国情咨文发表会，被总统盛赞其英勇过人。但他轻描淡写地回应：「我不觉得我做了甚麽大事。我只是见到有人需要帮忙，而我做了应做的事。」

如果我告诉你，你同样有能力救人一命，甚至众多生命，你相信吗？你看此书时，正喝着瓶装水或汽水吗？若你家中有安全的自来水，但仍付钱买其他饮品，即是你有钱买并非必要的东西。综观全球，有10亿人每日挣扎求存，他们赖以维生的钱，比你买那瓶饮品的钱还少。由於他们连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也负担不起，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死於容易治愈的普通疾病，例如腹泻。你有能力帮助他们，而且不用冒着被火车辗过的危险。

30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饥荒及贫穷的问题，并为此撰写文章。我向全球各界提出过此书的论据，包括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各大报章、杂志和电视节目的读者及观众。当中不少人向我提出林林总总值得深思的问题，而我亦一一回应。此书总结了我的一些想法，主要关于我们捐献与否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做。

我们正活在一个独特的世纪。今时今日，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人的比例，比几百年前，甚至自人类出现後的任何时间都要低。与此同时，撇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富人的比例亦是史无前例地高。最重要的是，现在富人与穷人的距离前所未有般接近。我们能安坐客厅，从电视或电脑实时看到活在生死边缘的人。我们不只更了解那些极度贫困的人，还拥有更多方法帮助他们，包括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改良了的种子及耕种技巧，以及新的发电技术。更了不起的是，我们还可透过即时通讯，以及大量唾手可得的互联网资讯，让他们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前提是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走出贫穷，把握机会。

经济学家杰佛瑞·萨克斯 (Jeffrey Sachs) 曾提出有力论证，指我们能於本世纪中期彻底消灭极端贫穷。而我们正取得进展。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1960年有2,000万个小孩於5岁生日前因贫穷而死。2007年，UNICEF宣布每年死去的小孩减至1,000万个以下，是有纪录而来的新低。这有赖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不同的公共健康运动，帮助预防天

花、麻疹和疟疾。这数字的确令人振奋，因为自1960年至2007年，全球人口其实增加了逾一倍。不过，我们不能自满，因为每年仍有970万个5岁以下的小孩死去。这是个可怕的悲剧，是现今富裕世界的道德污点。而且，粮食价格於2008年飙升，可能令此下降趋势逆转。

我们就像在尝试攀上一座巨山的顶峰。我们以前一直在浓雾中往上爬，不知道还有多久才到达，甚至不知道能否到达。现在我们至少爬出了浓雾，目睹一条通往顶峰的陡峭小径。我们距离山顶还有一段路程，而且当中充满挑战，但至少我们知道，这是切实可行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这划时代的登山大业。近年来，一些超级富豪公开接受挑战。华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承诺捐出310亿美元，而比尔·盖兹与妻子美琳达 (Bill and Melinda Gates) 已捐出290亿美元，并计划再捐更多。这些捐款是天文数字，但当你看到此书末段，就会发现其实富裕国家的人随手就能捐出更多，而且不会明显影响他们的生活质素。要达到目标，一定要有更多人挺身而出。

因此，现在是抚心自问的良机：「我应该怎样帮忙？」

我写此书，有两个相关但截然不同的目标。首先，是希望你反思我们对被困於极端贫穷的人需负的责任。我会提出一个非常严格的道德要求——一个有人认为不可能的要求。我会提到，除非我们捐出更多，否则我们不能过合乎道德的生活。这可能看似荒谬，但其论据却简单不过。一切都追溯於那瓶水，追溯於我们花在并非「真正」必要的东西上的钱。假如帮助有真正需要且无辜的人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我们连掌也懒得反，那不是不道德吗？我希望此书至少能够说服你，那套我们耳熟能详、关于何谓道德生活的想法，还未够全面。

此书的第二个目标，是劝服你捐出更多收入帮助贫穷的人。我完全明白很多人难以遵从严格的哲学论据，所以我会退一步，思考我们怎样做才能真正带来改变。我会探讨一些人们不捐献的原因。当中有些相对地具说服力，有些不然。我会阐述一些影响我们捐献与否的心理因素。我会承认人性的局限，但会同时列举数例，看看某些人如何能人所不能。最後我会以一个合理的标准作结：对富裕国家中95%的人而言，只要捐出不超过5%的收入，就能达标。

事先声明，我相信你应捐多於5%，而我希望你最终会朝这方向走。但这绝对说易行难。我知道多数人都不会单被哲学论据感动而彻底改变生

活方式，更遑论一夜之间彻底改变。此书的最终目的是纾缓极端贫穷，而非令你感到内疚。所以我要提倡一个肯定有效的标准。我会提出一个起步水平，让你踏上「不停挑战自己、力求上进」之路。

基於此书讨论到的各种原因，很多人觉得捐钱给素未谋面、住在遥远他乡的陌生人是很难的事。当经济不稳，连自己的经济前景都不乐观之际，就更难上加难。我并非说经济艰难时期微不足道，但我们要牢记，就算在最艰难的时期，我们的生活仍比极端贫穷的人好上不知多少倍。我希望你宏观地思考一下，身处现今这个每年有1,800万人不必要地死去的世界，怎样才算活得有道德。这数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每年的死亡率还要高。而仅将过往20年死於极端贫穷的人数加起来，就超越了整个20世纪 - 一个有希特拉 (Hitler) 及斯大林 (Stalin)，而且充斥大大小小内战、国际战争及政府镇压的残酷世纪。为了避免那些恶梦，你愿意付出多少？现时的死亡人数更高，引起的苦难更多，为何我们所做的却少得可怜？若你从头到尾读毕此书，并且诚心、仔细地反思现况，衡量所有事实及道德论据，我深信你会同意我们必须着手解决问题。

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

一 论据

拯救一个小女孩

上班途中，你路经一个小池塘。天气炎热时，有些小孩会跳进这个水深只及膝的池塘嬉戏。不过今天天气清凉，且是晨曦时分，所以你很惊讶看见一个小女孩在池塘里溅来溅去。你走近细看，发现那是个年幼小孩，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他正在极力挣扎，试图站起身，但却有心无力。你环视四周，希望找到他的父母或保姆，但那儿空无一人。那个小孩几乎不能把头探出水面。如果你不涉水走进池塘救他，他很可能会溺死。涉水走进池塘既容易又安全，但你前几日才买的新鞋就会报销，而西装亦会湿透，且沾满泥泞。到你把小孩送交相关人士，再换上新衣时，就赶不及准时上班。你应该怎样做？

我一直有教授「实践伦理学」。每当提及全球贫穷时，我就会问学生，若遇到上述情况，应该怎样做。如我所料，他们都说应该拯救那个小孩。「你的鞋呢？迟到呢？」我追问。他们都认为毫不重要。有谁会为了一双鞋，或上班迟到一、两小时，而不拯救一个小女孩的生命？

2007年，英格兰曼彻斯特（Manchester, England）附近确实发生了类似情况。10岁小孩佐敦·里昂（Jordon Lyon）的继妹比丹妮（Bethany）滑进了一个池塘，于是他跳进去救她。他努力尝试扶起妹妹，但自己却掉进水里。在附近垂钓的人救起了比丹妮，却失去了佐敦的踪影。他们报警後，两名辅警迅即到场；不过拒绝走进池塘寻找佐敦。佐敦随後虽被救出，但已返魂乏术。在他的死因研讯期间，有人为两名辅警辩护，称他们未受过相关训练，不懂处理这类情况。佐敦妈妈回应道：「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孩遇溺，你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水里救他……未受过训练，也会走进去救他。」

相信大部分人也同意那位妈妈的说法。但再想想，UNICEF指每年有近1,000万个5岁以下的小孩，因与贫穷相关的原因死去。以下是一位加纳（Ghana）男子向世界银行（World Bank）研究员描述的案例：

以今早死去的这个小孩为例。他死於麻疹。我们都知道医院能救他。但他父母没有钱，所以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了。他其实是死於贫穷，不是麻疹。

试想想，类似的事情，每日发生27,000次。有些小孩因饥饿致死，更多的就像那个加纳小孩，因麻疹、疟疾、腹泻及肺炎致死。这些疾病在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即使存在，都几乎肯定不会致命。那些小孩容易死於这些疾病，是因为没有安全食水，或没有卫生设备，以及病了没有钱求医。UNICEF、乐施会（Oxfam）及很多其他组织正致力纾缓贫穷、提供洁净食水及基本医疗服务。他们的努力正在减低死亡人数。若这些救援组织有更多钱，就可以做得更多，拯救更多生命。

现在试想想，你只要捐出相对少的钱，就能拯救一个小孩的生命。那些钱或会比买一双鞋贵——但我们经常都花费於并非真正必要的东西上，像饮品、外出用餐、衣服、电影、演唱会、旅行、新车或家居装修。有否想过，你将钱这样花，而不捐给援助机构，是变相让一个你本来有能力拯救的小孩死亡？

贫穷现况

几年前，世界银行派出研究员访问贫穷的人。他们纪录了60,000名来自73个国家的人的经验。虽然身处世界各地，说着不同语言，但那些贫穷的人都异口同声地指出，贫穷即是：

- 整年或一年部分时间食物短缺，时常每日只吃一餐，有时还要选择让孩子吃还是自己吃，有时甚至大家都要挨饿。
- 无法储钱。若家中有人生病，要钱看医生，或收成不好，没有食物，就要向当地放债人借钱。他们的息率很高，令你几乎永远还不完债。
- 负担不起学费，不能送孩子到学校上学。就算能上学，若收成不好，也得退学。
- 住在不稳固的房子。房子通常由泥土或茅草建成，每两、三年就要重建，恶劣天气过後亦然。
- 附近没有安全食水水源。要长途跋涉提水，而且饮用前不把水烧开就很可能生病。

但极端贫穷不只是物质匮乏，很多时还伴随着令人沮丧的无力感。就算在民主及相对文明的国家，受访者都经历过各种只能哑忍的情况。如果有人夺取你仅有的财物，你报警，警察也可能置诸不理。法律也不一定能保障你免遭强奸或性骚扰。你经常感到羞耻及挫败，因为无法妥善照顾子女。贫穷困扰着你，令你对前景感到绝望，觉得今生注定要辛劳干活，而为的只是仅仅存活下来。

世界银行将极端贫穷定义为没有足够收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包括食物、水、住房、衣服、卫生设备、医疗服务及教育。很多人也知道有10亿人每日单靠不足1美元维生。1美元正是世界银行2008年前沿用的贫穷线。2008年，世界银行有更全面的国际价格比较数据，继而计算出一个更精确的数字，反映贫穷的人需要多少钱才能满足基本需要。基于这项计算，世界银行将贫穷线定於每日1.25美元。於是，收入低於贫穷线的人不只10亿，而是14亿。比想像中有更多人属极端贫穷固然是坏消息，但不幸中仍有大幸。以同一条贫穷线作准，1981年有19亿人属极端贫穷。这即是地球上以往每10个人就有4个属极端贫穷，而现在每4个还没有1个。

南亚仍是极端贫穷人口最多的地区，共有6亿，其中4.55亿在印度。但经济增长已将南亚极端贫穷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60%减至2005年的42%。另外的3.8亿极端贫穷人口处於非洲撒哈拉以南。从1981年至今，那儿一直有一半人口属极端贫穷。贫穷人口比例减幅最大的是东亚，但现时仍有超过2亿中国人，以及为数较少的其他东亚地区人口属极端贫穷。其余的极端贫穷人口散落全球，包括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地区、中东、北非、东欧及中亚。

你看见「每日1.25美元」，或会想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指数应比工业国家低得多。也许你更试过在世界各地做背包客，以极少金钱度日。所以你可能认为相对於在美国或其他工业国家，每日以1.25美元在发展中国家过活，并非如想像中痛苦。若你曾这样想，就应立即摒弃这些观念，因为世界银行已根据购买力调整该数字：在美国以1.25美元所购得的商品及服务，就等於他们每日所购得的商品及服务。

在富裕社会，大部分贫穷都是相对的。人们觉得穷，是因为不够钱买电视广告中的产品；但他们有电视机。在美国，被人口调查局（Census Bureau）定为贫穷的人之中，97%有彩色电视机、75%有车、75%有冷气机、75%有录影机或DVD机、100%享有医疗服务。我带出这些数字，不是想否定美国穷人所面对的窘境。然而，大部分人的窘境仍不能与世界最贫穷的人相提并论。14亿极端贫穷的人是绝对地贫穷，他们连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满足不到。他们很多人每年最少部分时间挨饿。就算有足够食物填饱肚子，也大多营养不良，因为饮食缺乏必需的营养。营养不良会阻碍小孩发育，更可导致永久性脑部损伤。贫穷的人可能负担不起学费，不能送孩子到学校上学。他们通常连最普通的医疗服务也负担不起。

这种贫穷足以致命。富裕国家的平均寿命为78岁；而被正式列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最贫穷国家中，平均寿命低於50岁。在富裕国家，100个小孩

中也没有1个於5岁前死去；但在最贫穷的国家，每5个就有1个。UNICEF 数据显示，每年有近1,000万个年幼小孩因可避免的、和贫穷有关的原因死去。除此之外，别忘记还有最少800万个年龄较大的小孩和成人因同样原因死亡。

富裕现况

与14亿极端贫穷人口相距不远，现今约有10亿人生活富裕，生活质素媲美从前的国王及贵族。身为法国国王，「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虽能建造欧洲前所未见的宏伟宫殿，但在夏天，宫殿不会比现今工业国家多数中产的家凉快。无论他的园丁多麼出色，也种不出我们全年都买到的各式各样新鲜蔬果。一旦他牙痛或生病，他最好的牙医或医生提供的治疗，会令我们不寒而栗。

但我们的生活不只比几世纪前的法国国王好。我们的生活也远比自己曾祖父母好。首先，我们一般比他们长寿30岁。一个世纪前，10个小孩就有1个於婴儿期死亡。现今於多数富裕国家，200个还未有1个。另一个反映现今有多富裕的指标，是我们只要工作很短时间，便能满足基本饮食需要。现时，美国人平均只花6%的收入购买食物。若他们每周工作40小时，即只需工作2小时就赚够钱买一星期的食物。换言之，他们有大量金钱可花在消费品、娱乐及旅行上。

接着还有超级富豪。他们会将钱花在富丽堂皇的住所、大得离谱的奢华游艇以及私人飞机。2008年股市大跌前，全球有超过1,100位亿万富翁，身家总值4.4兆美元。为了满足这些人，汉莎科技公司（Lufthansa Technik）决定重新改造新型的波音787梦幻客机（Boeing 787 Dreamliner）。这型号的商用客机一般载客量为330人。但私人版本则为35人，而且造价达1.5亿美元。姑勿论成本，数十人用上一架巨型飞机，根本是在对全球暖化作出最大「贡献」。目前已有几位亿万富翁坐着客机般大的私人飞机穿梭往来。据报导，谷歌（Google）创办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及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曾买下一架波音767客机作己用，并花了数百万美元添置设备。但说到夸张地挥霍金钱和资源，伊朗裔美国电讯企业家阿努什·安萨里（Anousheh Ansari）实在举世无双——她花了2,000万美元上了太空11日。喜剧演员刘易斯·布莱克（Lewis Black）为此在《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Jon Stewart's Daily Show）说过，安萨里这样做是因为「这是她的人生目标——飞在全球饥民头上，大叫『喂，看看我如何花钱！』」

有一次，当正在写此书时，一本广告特刊从我的星期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掉出来：一本68页、充斥名表广告的时尚杂志。当中包括劳力士（Rolex）、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百年灵（Breitling）以及其他奢侈品牌。那些广告没有标明价钱，只有吹捧机械手表的复兴如何引领较低阶手表设计的文章。虽然文章同意廉价的石英表极之准确和实用，但仍认为「机械手表自有其魅力。」没错，但要花多少钱才能戴上这份魅力？「你或许觉得机械手表定必昂贵，但其实丰俭由人，由500美元至5,000美元都有。」文章亦坦承：「这些低价型号非常简朴：基本运作、基本时间显示、简单装饰等等。」查证过后，我们发现广告中的大部分手表，定价都高於5,000美元——比一只准确可靠的石英表贵100多倍。这类产品大有市场，而且值得花巨款於《纽约时报》向广大读者宣传，再次表明我们的社会多麼富裕。

若你正为超级富豪的挥霍无度摇头叹息，请不要摇得太厉害。再想想收入普通的美国人如何花钱。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只要付出少於1美分的价钱，就能从水龙头取得足够一日饮用的8杯水；但买一瓶水就要1.5美元或更多。尽管制造和运输瓶装水浪费能源，造成环境问题，美国人仍买瓶装水，而且2006年更买了310亿公升。又再想想我们喝咖啡的习惯。在家自制咖啡只消几美分，但我们却会花3美元或更多买一杯牛奶咖啡。又或许，你曾否随便向侍应拿第二杯汽水或葡萄酒，但最後却喝不完？考古学家提摩太·鍾斯博士（Dr Timothy Jones）曾带领一项由美国政府资助、关於食物浪费的研究，他发现家庭垃圾中，14%竟是完好无缺的食品，它们的包装原封未动，且还未过期。这些食品过半都是保质期长久的乾粮或罐头。据鍾斯所指，每年美国会浪费1,000亿美元的食物。时装设计师狄波拉·林德奎斯特（Deborah Lindquist）声称，一般女士拥有的衣服中，去年至今从未穿过的平均逾600美元。无论实际数字是多少，诚然差不多所有人，不论男女，都会买不必要的东西，有些甚至从不会用。

就算要付出相当代价，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拯救一个遇溺小孩；那为何我们会花钱买不必要的多馀物品，而对每日死去的几万个小孩袖手旁观？这是否不道德？若然，我们对贫穷的人又应负上多大责任？